



■探秘三星堆(下)



杨永成在讲述当年他挖出三星堆2号坑的经过。

海外视角

俄罗斯学者： 三星堆是东亚文明 多元发展的标志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古代史专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和历史。

“这些发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东亚文明发展多元性的标志，表明当时并行存在着多种文化，这些文化取得过重要成果，令人非常感兴趣。”他说。

这位写有多部中国古代史专著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三星堆新出土的部分文物，比如金面具、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等，非常独特，并且质量很高。”

“很高兴我们今天了解到这些，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个遥远时代的东亚。”德米特里耶夫说。 据新华社

日本专家： 新出土黄金制品 提出考古新课题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策展人川村佳男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专访时说，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是经过现场考古学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跨越多个领域运用科学技术等划时代方法取得的考古成果”，“这一考古成果有可能开创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未来”。

川村的中国考古以及青铜器研究生涯，与一件三星堆出土文物有着不解之缘。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的川村当时还是个大学生的，在四川省博物馆，他偶遇正在那里展出的众多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第一次见到了纵目面具。

“之前在高中历史课上学到的中国文明相关青铜器都是容器，而拥有如此奇特形状的面具和头像的青铜器文化在成都盆地兴盛，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川村至今难忘“纵目面具”带给他的震撼，“正是它促使我走上中国考古学尤其是青铜器的研究之路。”

川村目前在九州国立博物馆工作，仍在从事青铜器研究。谈及本次三星堆遗址“上新”，对中国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川村滔滔不绝。“许多研究人员应该已经猜到新发现中会有黄金制品。不过，最让我关注的是黄金制品出土量竟有如此之多。”

川村认为此次三星堆出土大量黄金制品，会给考古界提出两大课题。其一是有关中国文明多样性课题。三星堆文化用青铜制作武器和祭祀具，这一点和夏商周有共通之处，但能制作出如此大量的黄金制品，还是令人惊讶。尽管同属中国文明或是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器外观却与黄河流域迥异。

其二是三星堆文化终结相关课题。此次出土大量黄金制品，应该会为有关1、2号坑性质争议，以及三星堆文化究竟如何消亡提供新线索。这些线索或许能为迄今为止无法揣测的三星堆文化终结问题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对于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川村说：“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考古项目也是非常先进且积极的，有很多值得日本研究人员学习的地方。” 据新华社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特派记者 时培磊 郭春雨

一锄头刨出青铜面具耳朵

3月25日下午，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现场被两道围墙围着，大门紧闭，只有带着证件的工作人员偶尔进出。尽管天气阴沉沉的，但还是不断有车辆行驶过来，常有一小簇一小簇的游客在门前合照留念。

77岁的杨永成并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在斜对着三星堆遗址的村子另一头，他在地里和几名村民干农活，正扒开盖在马铃薯秧子上的薄膜，把下面的草根拔掉。

村里很多老人在他这个年龄就不再干活了，多在村里遛遛弯唠唠嗑，但杨永成身体很硬朗，还在坚持做工，干一天活能收入百元。因干农活，他的双手很粗糙，但正是在其挥舞下，那一锄头才挖出了震惊世界的三星堆2号坑。

2016年7月，广汉三星堆迎来祭祀坑发现3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杨永成和文物修复专家郭汉中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和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关键先生”参加了纪念活动。“有时想想就很神奇，专家没挖到，外国人没挖到，我们几个农民拿锄头就挖到了。”杨永成在当时感慨。

时任广汉市文物局副局长的杨洋则把他们称为“带着上天的旨意而来”，不然怎么是他们一锄头挖出了三星堆呢。

事情还要回到1986年，那年杨永成42岁，在砖厂当泥工。他记得大约在8月份，那天风很大，他和工友温立元挖地槽挖到了上午11点多。眼看着马上就要吃饭了，就在此时，他一锄头挥下去，听到咣当一声。杨永成赶紧刨开一旁的土，露出来的东西让他心跳突然加速：一只青铜面具的耳朵。

曾任三星堆遗址考古站站长的陈德安回忆，那年7月18日，砖厂工人闯进工作站，说挖出玉刀来了，之后经过拼接，发现是玉戈、玉璋等物。经上报，国家文物局同意发掘。

杨永成所在的地方距离1号坑的距离仅有数十米远，他和工友推测这极有可能是一件宝贝。他们将此事报告给了文物部门。陈德安也曾记录，8月14日，在距1号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2号祭祀坑。

三星堆农民考古名人曾卷炳回忆，1号坑快要挖完的时候，“我吃过早饭过去准备拆棚子，看到旁边村里的杨永成蹲坐在那里。”走过去后，他被告知，这里发现了“铜脑壳(面具)”。

因2号坑挖掘出很多珍贵文物，杨永成得到了100元奖励。“感觉非常舒服。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

几千块钱，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那时候一斤猪肉也就几角钱。”杨永成说。

一天能赚一块六毛钱

对于不少人来说，三星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沉睡在三星堆里的古蜀文明，当年还是被一对四川的农民父子无意间打开的。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广汉南兴镇的燕道诚和儿子在淘河沟时，一锄头下去翻土时觉察到不对劲，仔细一看竟是大小不一的坑玉石器。1934年，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之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就长期停滞。

杨永成从小听常听老人说，村子这一带有宝藏，但此前他从来没有见过。1986年，砖厂工人发现了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紧急展开了1号坑的发掘，出土了金杖、青铜人头像、青铜尊以及象牙等大量文物。

杨永成这才知道原来传说都是真的。当他一锄头挖开了2号坑宝藏，这里出土了让世界惊叹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国宝。古蜀文明究竟如何起源的，三星堆文明的去向等也成了热议的话题。

对于杨永成来说，这些文物既神秘又很真实，都是他亲眼见证出土的。他把发现青铜器的消息告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后，考古队邀请了他和温立元参与了2号坑的发掘。

杨永成很喜欢这份工作，活不重，给的薪水很可观，当年1小时就给2角钱，一天一般8个小时，能赚一块六毛钱。在砖厂，一天也就赚个一块多钱。“有时也加班，晚上说干就干，坑两边都有一个400瓦的泡子(灯泡)。”

大半天只运了两瓢土

因杨永成身体高大，又没有学过专业的技能，考古队并没有让他们两人亲自参与挖掘，而是让几名体型较小的女队员下坑挖掘。他和温立元则在坑上，辅助搬运现场清理的泥土。

“这个很慢的，一点点把那个土弄出来。”杨永成清晰地记着，考古队员用筷子般大小的工具清理泥土，非常细致，有时他们等大半天也就能运上两瓢土。

挖出来的文物都要拍照和记录，每天都要清点，“少一样东西大家都不能脱身。”杨永成仍记得当时铜像旁边的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珠珠”找不到了，急坏了现场的人，他们就用筛子把挖出来的土一遍一遍地筛，最终才找了出来。

出土的文物让杨永成增长了见识。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一米多长的象牙；有一小条碎玉石，用

吐沫一擦，表面光溜光溜的；他还亲自抱过铜人面具……

限于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杨永成介绍，挖出来的文物多用纸来包住，放进木制的板子或箱子上，再用纸填充好运出去。2号坑曾出土过让世人惊叹的青铜大立人，整个人身高有2.6米多。杨永成记得，它被压在象牙层下面，出土时平躺着，身子断成了两截。

经过修复后，现如今，青铜大立人被展览在三星堆博物馆一号馆展厅中轴线最核心的地方。杨永成也经常去博物馆，每次看到大立人都感慨不已。当年，三星堆博物馆还没建成，正是他和几名工作人员亲自把它从考古现场送到了成都的博物馆。“前后都有公安保护，我们的小车就在中间。”也因为被邀请押运文物，他在成都耍了两天。

杨永成说，当年2号坑挖了一个多月，他赚到了一百多块钱。他说，当时自己家里有六口人，这些钱大大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他没有乱花，交给家里补贴家用了。

“小心，别挖到宝贝了”

这次三星堆再次对六个祭祀坑进行发掘，杨永成并没有去周边围观。考古现场被两层围墙隔着，“没有牌牌，进不到里边。”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从网上看到了消息，来问杨永成这次有没有进去。

“现在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杨永成感慨，当年他们对2号坑发掘时，只是用竹竿搭建了一个围栏。他也听说了，现在考古现场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来了很多专家。

据了解，本次考古发掘，针对6个发掘坑搭建了4座考古方舱，以保证恒温恒湿的舱内环境。每个方舱里配备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采用平行桁架、自动化载人系统等装置实现文物调运的功能。听记者介绍了这次发掘动用的新技术，杨永成很是赞叹，“这次挖出来的文物比上次还要多，保护还要好。”

新的祭祀坑考古现场的发掘不再跟杨永成有关联，但三星堆的再次“出新”将世人的眼光又一次聚焦在这个村落，除了人流量明显增多，三星村每天都在悄悄发生改变。

在三星堆遗址旁，新修的水泥路穿梭过一片绿色的庄稼地，通向村里的柏油马路上，路政的工作人员正在测量和绘制交通标线。路边的一条小水沟旁堆满了石头，几位工人正在施工，挖沟、铺石、抹水泥，引来不少路人围观。“小心挖，别挖到宝贝了。”

一条崭新的石头砌的沟渠正围着村子蔓延开，靠近三星堆遗址的地方，已经开起来了几家农家乐和茶室。三星村的村民希望未来三星堆能带给村子和他们更多利好。

6个祭祀坑再出珍贵文物500余件，时隔30多年，三星堆遗址再次惊艳了全世界，它所在的三星村也成了全国的焦点。

77岁的村民杨永成很平静，他仍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干活。拔草时，他也会偶尔想到当年自己与三星堆邂逅的经历。1986年，杨永成和工友陆续发现三星堆1号、2号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大立人、金杖等稀世珍宝，震惊了全世界。

35年前，他挖出了三星堆

挖地槽时一锄头刨出个铜脑壳，奖了100元